

论粉丝的幻想叙述

程娟

摘要: 粉丝是一群拥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会生产叙述文本。粉丝的叙述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粉丝的幻想叙述。粉丝幻想叙述的叙述者是粉丝本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此类叙述是粉丝在狂热情感驱使下积极主动参与文本的体现,但也会受到娱乐工业制作集团的操纵。粉丝的幻想叙述和再叙述中存在着“二我差”现象。在新媒体时代,粉丝可以通过网络分享幻想的再叙述,除粉丝本人外,其他粉丝甚至不追星的人也可能成为粉丝幻想再叙述的受述者。粉丝的幻想叙述是虚构叙述,但可能影响作为受述者的粉丝的现实生活。粉丝幻想叙述的原因涉及满足被压抑的欲望和缺失的情感、缝合创伤和对抗困境。

关键词: 粉丝,幻想叙述,方式,影响,原因

A Study of Fans' Fantasy Narratives

Cheng Juan

Abstract: Fans of media stars are not just consumer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they are also creative producers of their own narrative texts. Among the narratives that fans produce, one special category is the fantasy narrative. Such fantasy narratives are expressions of fans' self-consciousness. These kinds of narrative convey fans' own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fanatical emotion, but are also manipulated by entertainment industry producers. Fans' fantasy narratives and re-narratives express self-differentiation. In the new forms of media available today, fans can share their fantasy re-narratives through

websites, and even fans who do not follow particular stars can become narratees of fans' fantasy re-narratives. These narratives are fictional, but may influence the real lives of other fans as narratees. Fans' fantasies about stars are means of satisfying repressed desires, healing the wounds of psychological traumas and imagining solutions to dilemmas.

Keywords: fans, fantasy narrative, form, influence, reas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2017

粉丝研究, 又称迷研究。乔纳森·格雷、考乃尔·桑德沃斯、C. 李·哈林顿编的《迷群: 一个媒介世界中的身份和认同》(*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一书, 介绍了粉丝研究的三次浪潮。在我国, 粉丝研究随着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播出而兴起。2018年热播的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 掀起了新一轮粉丝的狂欢: 为了让自己的偶像成功出道, 粉丝们集资刷票打广告, 设计文案做宣传。粉丝的营销能力和创造力在此得到充分发挥。近几年, 又有不少学者关注粉丝文化。西方的粉丝文化研究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 并且有许多理论方面的创新。我国的粉丝研究虽已获得不少学者的关注, 但与西方的粉丝研究相比, 仍有很多不充分的地方。随着新媒体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粉丝群体的行为又有了很多新的表现和特征。

新浪微博有许多粉丝分享自己幻想(fantasy)叙述的话题, 如“和爱豆^①对视是什么感觉”“如果偶像靠在你肩上撒娇”“爱豆陪你说晚安”“我和爱豆的十二时辰”等等。长期以来, 叙述学研究都集中于文学艺术类体裁, 其范围被严重缩小了。实际上, 叙述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 叙述活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广义叙述学将梦、幻想等也纳入叙述学研究的范畴, 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以新浪微博中粉丝幻想再叙述文本为研究对象, 运用符号叙述学理论探讨粉丝幻想叙述的方式、影响和原因, 希望能为国内粉丝文化的研究和广义叙述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维度。

一、粉丝叙述中的幻想叙述

粉丝是一群拥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他们会生产叙述文本。主动、

① 爱豆, “idol”的音译, 意思是偶像。

热烈地参与文本是粉丝群体的特征。粉丝们会创作或者改编与自己偶像相关的作品，如续写偶像主演的电视剧、给偶像写信、创作同人作品^①等，这些粉丝创作的文本都是粉丝的叙述文本。在粉丝的叙述中，有一类叙述比较特殊，就是粉丝的幻想叙述。对于粉丝来说，偶像是一种承载其想象的资源。斯蒂芬·海纳曼说，粉丝由明星形象产生的想象性场景，也是一种幻想；做粉丝就意味着要涉及幻想工作（fantasy-work）。（陶东风，2009，p. 150）这里所说的粉丝的幻想叙述不是类似于作家源于幻想创作的作品，而是粉丝因偶像而产生的想象性场景，是作为叙述文本的幻想。幻想本身就是一种叙述。

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生活就像文本，生活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持续书写和重写（McAdams，2006，p. 296）。罗兰·巴尔特尝试扩大叙述体裁的边界，他指出，叙述包括无限多的文类。任何符号都可以用来叙述，叙述可以由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也可以由形象和手势来表达。除了小说、神话、预言、历史等常见的叙述体裁，叙述还存在于绘画、彩色玻璃窗、电影、新闻、对话之中。不仅如此，叙述存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叙述的存在，就像生命的存在一样。（赵毅衡，2004，p. 404）在我国，很多学者已经在研究文学艺术体裁外的叙述类型，如图像叙述、教育叙述、梦叙述等，而白日梦、错觉、梦等心像叙述也属于叙述学研究的范畴。（赵毅衡，2013a，p. 47）

拉普朗什和彭塔利斯将幻想定义为某个主体在其中充当主角的想象性场景。幻想以防御的、扭曲的方式实现无意识的愿望。有意识的幻想（白日梦）、无意识的幻想都是幻想的模式，如隐藏于表面内容下的结构。（Laplanche & Pontalis，1973，p. 314）根据拉普朗什和彭塔利斯对幻想的定义，本文将粉丝的幻想定义为：粉丝因对偶像的狂热情感而产生的想象性场景，是由偶像引发的白日梦；粉丝在这类想象性场景或白日梦中充当主角；通过幻想，粉丝以防御的、或多或少扭曲的方式实现自己无意识的愿望。

粉丝的幻想本身就是一种叙述，是心像叙述，因为它符合叙述的底线定义：一个主体将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该文本被受述者理解为有时间和意义向度（赵毅衡，2013a，p. 7）。首先，与梦类似，粉丝的幻想是粉丝本人心像（心灵感觉到的形象、言语及其他感受）媒介再现的文本；其次，粉丝本人将自己放入一个心像再现的世界（想象性的场景）中，并且粉丝本人在其中充当主角，以实现无意识的愿望，这个心像再现的世界

^① 同人作品即建立在已成形的文本基础上，借用原文本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本情节和世界观，所进行的二次创作文本。（邵燕君，2018，pp. 74 - 79）

(想象性的场景)有人物、情节、变化;最后,粉丝幻想的受述者就是粉丝自身,对他们而言,幻想文本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粉丝的幻想叙述是一种自身叙述,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讲故事。

研究粉丝的幻想叙述,需要分析和解读粉丝幻想的再叙述文本。粉丝的幻想叙述是粉丝心中所想,还未表达和记录下来;粉丝幻想的再叙述则是对别人讲述自己的幻想,或对自己讲述幻想(回忆或日记),或用幻想的内容创作表情包、文字等文本。幻想的再次叙述是心像叙述的“再述”,媒介已由心像转变为语言、文字、图像等,丧失了心像叙述的本质特征,只保留心像叙述的内容。由于粉丝的幻想叙述是粉丝心中所想的内容,其他人无法听到和看到,而粉丝幻想的再叙述则是粉丝将自己的幻想表达出来、记录下来,使幻想变得可以被读取和传播,因此对粉丝幻想叙述的研究只能通过粉丝幻想的再叙述文本分析进行。

二、粉丝幻想叙述的方式和影响

(一) 粉丝幻想叙述和再叙述的叙述者

大部分的叙述都是一个主体将故事讲述给另一个主体,比如文学作品是作家将故事写给读者,电影作品是导演将故事拍给观众,广告作品是商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传递给买家。而幻想是一种自身叙述,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将故事演示给自我意识的另一部分。粉丝幻想叙述的源头是粉丝本人的自我意识,粉丝幻想叙述的叙述者便是粉丝本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粉丝幻想的再叙述不同于粉丝的幻想叙述,其叙述者是完整、现实的粉丝本人。

因为粉丝群体的独特性,粉丝幻想叙述和再叙述的叙述者与其他幻想叙述和再叙述的叙述者有所不同。粉丝具有狂热的属性。粉丝(fans),是“疯狂”(fanatic)一词的缩写,“fanaticus”是该词的拉丁语词源。此词在语源上附着有宗教和政治的狂热、迷信等含义。(詹金斯,2017,p.11)“粉丝”一词似乎从未脱离“疯狂”之意涵,而粉丝文化的研究者也常将粉丝视为“病态的人”。粉丝幻想叙述的诱因是粉丝对偶像的狂热情感,而粉丝对偶像狂热情感的来源与粉丝自身的喜好、现实情感缺失和个人创伤经历有关。这种狂热情感促使粉丝积极地参与文本。费斯克认为,粉丝创造的快感在于将自己投射到偶像形象中,将普通的内心幻想变成具体的、有公共潜能的文本。(费斯克,2001,p.176)粉丝是“文本盗猎者”,他们会主动阅读偶像文本,

从中掠走对自己有用或能给自己带来快感的内容。粉丝们往往在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形成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新文本,比如有的粉丝幻想与偶像之间的爱情故事,有的粉丝幻想与偶像之间的亲缘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粉丝的幻想是带有个人风格的私人文本;在新媒体时代,粉丝的幻想可以变成公共文本。

粉丝的幻想叙述虽然是粉丝受狂热情感驱使而积极主动参与文本的体现,但也会受到娱乐工业制作集团的操纵。明星是一个被制造的符号文本。明星本人、经纪公司、大众传媒这个制作集团参与这个符号文本的制造。粉丝产生的有关明星的幻想离不开娱乐工业制作集团的引导。粉丝会对明星产生幻想,往往是因为接触明星参演的作品、创作的歌曲、参加的节目后对明星产生了情感,开始关注明星,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幻想叙述。劳伦斯·克罗斯伯格认为,情感与人生感受密切相连,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一个方面,又是生命中最难定义的方面。粉丝与文化文本的关系在情感范围内运作。娱乐工业依靠对流行的形象、快感、幻想和欲望的情感投入来运作;粉丝则通过对所述文本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自己情感生活的支配权,进而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和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各种负面情绪。(陶东风,2009,pp.134-146) 粉丝看到的明星形象、各种相关事件多是制作集团刻意经营的。以“CP粉”^①为例。有些CP是影视剧作品中配对演戏的角色,有些CP是同一个团队的成员。这些CP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但多半都是刻意打造的,CP之间的互动细节不少是演出来给粉丝看的。但粉丝们会主动去寻找和挖掘CP之间的各种互动细节,将CP之间甜蜜的互动称作“糖”。粉丝们“吃糖”后会觉得“甜”。粉丝们希望CP“发糖”,通过幻想CP之间的情感而感到温暖和美好。娱乐工业制作集团会主动给粉丝生产使其产生幻想的原文本,粉丝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衍生。也就是说,娱乐工业制作集团会影响粉丝幻想叙述的产生,粉丝幻想的叙述者,即粉丝本人的一部分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受到娱乐工业制作集团操纵的。但粉丝往往将幻想的情感视作真情实感以获得满足,娱乐工业制作集团便是利用这一点,从粉丝处获取利益。

^① CP是“coupling”的缩写,指观众/读者对人物的配对。CP之间的感情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或者两者都有。CP这一概念最早是用于男性同性配对,后来也用于异性之间配对和女性同性配对。观众/读者会根据明星之间的言语和行为展开想象。CP不一定是真实的,其间的情感必然依靠观众的解读和想象。(邵燕君,2018,pp.194-198)

（二）粉丝幻想叙述和再叙述中的二我差

二我差是发生在所有自我叙述中的普遍现象。叙述者显身，叙述自己的往事，就会产生二我差。二我差是体现在自我叙述中的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在语言和意识上的差别。叙述者现在的我讲述自己过往的事，既可以用当时的我的语言，表现当时的我的意识、经验、判断、态度和见解，也可以用现在的我的语言，表达现在的我的意识、经验、判断、态度和见解。二我差是此我和彼我的分裂，这种分裂可能是自我意识分裂造成的，也可能是时间造成的。（赵毅衡，2014，pp. 68 - 73）

粉丝的幻想叙述是一种自我叙述，是粉丝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现实中的自己讲故事。粉丝作为叙述者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与作为受述者的本人的意识是分裂的，也就是说粉丝的幻想叙述是在人格分裂式的二我差中进行的。在粉丝的幻想中，现实世界中的粉丝本人并不进入幻想世界，而分裂出来的、身处幻想世界中的第一人称“我”，一般意识不到自己是被现实世界中的“我”创造出来的、处在幻想世界中的角色。现实世界中的“我”和幻想世界中的“我”会形成二我差，这种二我差是自我意识分裂造成的。另外，在粉丝幻想的再叙述中，作为叙述者和受述者的粉丝本人与幻想世界中的“我”也存在着二我差。现实世界中的粉丝，或者说作为粉丝幻想再叙述的叙述者和受述者的粉丝，一般都比幻想世界中的“我”清醒，但如果现实世界中的粉丝沉浸在追星的幻想世界中不能自拔，则可能在现实中做出非理智的事，这类二我差也是自我意识分裂造成的。

而在粉丝幻想的再叙述中，由时间流逝引起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二我差也存在，如下面这段粉丝的自述：

刚工作不久，从始至终不怎么追星，或者不能说是追星，只能说很喜欢，做自己能做的，但不疯狂。

追寻朱一龙、居老师的一般都是已经工作成熟点的人，喜欢他的温柔，他的优雅，他的稳重踏实，温润如玉，真挚善良，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很少见到希望见到或者自己想要成为他一样的人的特质。

他于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盏床头黑暗的暖灯，停留在心灵最纯净角落的清风，让自己即使坠落，即使无奈徘徊独自流泪，也能依旧笑着面对生活，永不屈服，世界纷繁复杂，依旧保持着至善的心，去看这个世界。

□ 符号与传媒 (23)

简单来说吧，当你独自坐在街头，满目茫然，心有酸楚，街道上的行人都匆匆走过，不曾看你一眼时，只有一个陌生人蹲在你身旁，摸摸你的头，温柔的眉眼只注视着你一人，声音深沉而温暖，问你“怎么了？小妹妹”，这就是他，朱一龙。（粉丝“T唐小干T”，新浪微博，2019-02-18）

这段幻想再叙述中存在着二我差。该粉丝通过回忆幻想中曾经的“我”在街头徘徊、心有酸楚时，朱一龙安慰自己的场景，阐述自己追星的原因。曾经的“我”在面临生活困境时，会茫然无措、独自流泪，而因为追星，现在的“我”成为一个能够笑对生活、永不屈服，用一颗至善的心去看世界的人。

下面这段粉丝幻想再叙述中也存在二我差：

你像黑夜中的萤火，像冬日里的阳光，像森林间的花香，像我从未见过凌晨三点的微光。遇见你时我又惊又喜，此后学会付出，学会等待，也学会努力追求未来……雨过天晴时，从云层中冒出的太阳最像你，不过于暗淡，最是柔和，最是清澈透亮，猝不及防地就照进了我的心里眼里脑海里……最是惊鸿一瞥时，像是百无聊赖的生活里突然降临的一束光，无比温柔且耀眼。猛的开始小鹿乱撞，就开始慌乱无措，想伸手可又怕一不小心将你惊动，所有美好的辞藻涌上心头，却一时之间堵在嘴角不知如何表达。期待第二首新歌，也期待你，武汉见@蔡徐坤。（粉丝“只想在你的怀里撒娇被宠坏”，新浪微博，2019-02-17）

上面这段叙述中，粉丝幻想偶像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时的场景。该粉丝将偶像比喻成百无聊赖生活中猛然出现的光束，让自己小鹿乱撞、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赞美自己的偶像。叙述者“此我”因为偶像走进了自己的生活而学会了付出、等待和努力追求未来。

“自我叙述”的通常结构是，成熟的“我”回想过去的“我”如何在生活中经历磨难，慢慢变得成熟。成熟的“我”在阅历、观念、见识等方面都与过去的“我”不同，因而我有资格评价、批评甚至嘲笑过去稚嫩的“我”。（赵毅衡，2014，pp. 68-73）在粉丝的幻想再叙述中，现在的“我”或者说叙述者“我”，往往比曾经的、处在幻想世界中的“我”更加成熟，能够理智地看待和分析自己对偶像的幻想。

（三）粉丝幻想叙述和再叙述的受述者

粉丝幻想叙述的受述者是粉丝本人。粉丝幻想叙述的叙述者和受述者是粉丝主体大脑中意识分裂后的产物。粉丝的幻想叙述是粉丝大脑中产生幻想的部分向接收幻想的部分讲故事。粉丝本人不是幻想的叙述者，而是幻想的受述者。粉丝幻想叙述的叙述者隐藏在叙述框架之后不显身，而受述者则永远显身。幻想是一种虚构叙述。虚构叙述是相对于纪实叙述而言的，小说、戏剧、游戏、梦和幻想都是虚构叙述，而新闻报道、历史、纪录片等是纪实叙述。幻想再现的是不同于日常世界的想象世界、虚构世界、可能世界或不可能世界。（施畅，2019，pp. 48 - 59）粉丝的幻想叙述是一种虚构叙述，但作为受述者的粉丝常常将虚构幻想当成真实文本接收。粉丝的幻想可能闯入现实世界，引发受述者现实中的实际行为，从而对受述者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的积极，有的消极。

粉丝的幻想对现实产生的积极影响是，粉丝的现实人格会向可能人格靠近。可能人格是更加理想和高尚的人格，能提升现实人格。（谭光辉，2017，pp. 181 - 186）粉丝在对偶像的幻想中，希望自己拥有偶像的品质和才能，像偶像一样优秀，这样，虚构幻想就能帮助粉丝的现实人格向可能人格靠近。粉丝的幻想闯入现实，也可能给粉丝的现实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比如，“私生饭”^①打电话骚扰偶像，闯入偶像入住的酒店房间，买卖偶像的私人信息，未成年粉丝挥霍父母挣的钱追星等，都是不理智的、盲目的追星行为。粉丝的幻想虽然是虚构的，但虚构文本具有文本内在真实的特点，容易使接收者“浸没”在文本中。粉丝的幻想叙述带给受述者的体验很真实。文化工业再利用电子媒介，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为粉丝营造一个仿真的世界，进一步迷惑粉丝，让粉丝沉浸在幻想之中。粉丝如果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将幻想带入现实，产生过度的、非理性的情感，便有可能做出极端的、疯狂的行为。

幻想是“类演示”叙述。传统的演示类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叙述文本当场展开和接收，并且不保存，但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此时此刻”发生和被感知的幻想可以储存和传播。粉丝对偶像的幻想是粉丝的私密行为。在传统媒体时代，粉丝的幻想一般不会通过大众媒介公开传播，除了粉丝本人，

^① “私生饭”即“私生粉”，指行为比较极端和疯狂的粉丝，他们会跟踪、偷拍明星，侵入明星的私生活，有的甚至会做出伤害明星的事。在粉丝圈中，有观点认为“私生粉”不能算作粉丝。

□ 符号与传媒 (23)

其他人一般不会成为粉丝幻想叙述的受述者。在新媒体时代，粉丝们会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公开表达对明星的情感，即通过网络进行幻想的再次叙述，将幻想展示给别人看，此时，其他粉丝甚至不追星的人也会成为粉丝幻想再叙述的受述者。新媒体是一个狂欢广场，使粉丝的追星行为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是形形色色的人聚会和交往的地方，是狂欢演出的舞台，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广场上，人们能够毫无顾忌地亲昵接触。（北冈诚司，2002，p. 282）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和禁令被暂时取消，人与人之间亲密、平等、自由、不拘形迹地交往。新媒体的匿名性使粉丝能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肆无忌惮使用各种语言，不再畏惧和恭敬。在新媒体中，粉丝使用的是虚拟身份，因此，粉丝们说话会更加大胆、坦率，也敢于将自己私密的欲望、情感和经历展示给其他受述者看。网络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粉丝幻想再叙述的媒介，通过网络，粉丝的幻想叙述成为可以在粉丝群体中公开分享、传播和接收的文本。

三、粉丝幻想叙述的原因

解读叙述文本，涉及双轴操作。双轴关系最早由索绪尔提出。索绪尔将横组合关系称为“句段关系”，纵聚合关系称为“联想关系”（2007，p. 287）。雅各布森用隐喻和转喻这两个概念阐述双轴关系，将其推广到诗歌、电影、绘画等领域。隐喻对应聚合关系，转喻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森对隐喻和转喻的分析还涉及弗洛伊德的“梦”和弗雷泽的“巫术仪式”。（杨乃乔，2014，pp. 27 - 29）聚合轴成分是文本未显示的、隐藏的内容，组合轴成分是文本的表面内容。探究粉丝对偶像幻想叙述产生的原因，需要挖掘粉丝幻想再叙述文本聚合序列中隐藏的意义。梦材料的来源包括个人被压抑的欲望和对过去经历的记忆等（赵毅衡，2013b，pp. 104 - 111），幻想材料的来源与梦相似。通过对部分粉丝幻想再叙述文本的解读可以发现，粉丝幻想叙述产生的原因包括：满足被压抑的欲望和缺失的情感，缝合创伤和对抗逆境。

（一）满足被压抑的欲望和缺失的情感

新浪微博话题“#追星的真正原因#”，“经营爱情”一度成为置顶回答

(见图1)。饭圈常用语“女友粉”^①“泥塑粉”^②等都能反映粉丝借由偶像产生的有关爱情的幻想。“女友粉”将自己想象成偶像的恋人;“泥塑粉”将男明星女性化、柔弱化,幻想自己是偶像的男友、哥哥,其中还可能涉及性幻想。



图1 粉丝“来一杯冰阔乐吗”的新浪微博(2019-02-18)

幻想是对缺席之他者的快感的追寻(陶东风,2009,p.154)。纯粹地获得快乐是粉丝追星一个重要原因,这符合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追求快乐的原则。弗洛伊德将自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本我由天然、本能的内在驱力和欲望构成,超我服从文明和文化的规训,自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总是受到压抑,因此会通过幻想表达被规训的超我不允许的东西。大众媒介就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获得愉悦、快感的空间。(pp.212-213)

例如,粉丝幻想偶像是在校门口接自己回家的男朋友(图2)。校园门口是组合轴成分,从聚合轴上看,男朋友接自己的地方还可以是教室门口、操场、小卖部等地方,这说明该粉丝应该是个学生。该粉丝将偶像想象成男朋友,以满足自己学生时期想谈恋爱的愿望。

① “女友粉”指将偶像当作自己男朋友的粉丝。

② “泥塑粉”是粉丝圈中比较另类的一个群体。“泥塑粉”又叫“逆苏粉”,与“正苏粉”对应。“正苏粉”是将男偶像当作自己的男友、儿子、哥哥等的女性粉丝,而“泥塑粉”是将男偶像当作女性,想象他们有温柔、娇媚、柔弱等特点,并将偶像视为自己女友、妹妹等的女性粉丝,如将硬汉吴京叫作“京妹”等。在“泥塑粉”的幻想中,偶像与粉丝发生了性别置换。



图2 粉丝“媛小池”的新浪微博(2019-03-23)

又如粉丝“易只有钱养”将偶像易烱千玺当作自己的男朋友, 幻想与他对话。同时, 这个粉丝又说自己想嫁给王俊凯。

昨天喝多了, 在街上大喊:“我要嫁给王俊凯”, 男朋友给我披上衣, 在我耳边说:“怎么? 嫁给我易烱千玺让你受委屈了?”
(新浪微博, 2020-08-25)

“王俊凯”和“易烱千玺”都是组合轴上的成分, 他们对应的聚合成分为王源等其他男明星。该粉丝将易烱千玺想象成男友, 同时又喊着要嫁给王俊凯, 说明这个粉丝缺失爱情, 想通过追星弥补这种缺失。此外, 该粉丝想象自己在喝多了的时候大喊要嫁给王俊凯, 而男友易烱千玺给她披衣服, 其背后的隐喻意义是渴望被伴侣照顾。

追逐愉悦, 是粉丝追星的基本动机。“始于颜值”是很多粉丝追星的最初理由, 明星的相貌、身材可以给粉丝带来感官愉悦, 粉丝们看到偶像的照片就会觉得开心。这些粉丝有的是不被允许谈恋爱的学生, 有的可能已经拥有伴侣却并不快乐。由于幻想是一种虚构叙述, 无需在现实生活中负责, 所以幻想者不会因为违背伦理道德而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明星进入幻想叙述, 释放被压抑的欲望和情感, 便成为粉丝追星的原因。

除了对爱情的幻想, 还有为满足其他缺失情感的幻想, 如将明星当作兄弟姐妹的“妹妹粉”“哥哥粉”等, 将明星当作子女的“妈妈粉”(图3)、“爸爸粉”等。



图3 一个“妈妈粉”在新浪微博上发的图

图3是赖冠霖“妈妈粉”幻想的再叙述。“赖冠霖”“妈妈”“看看”“被医生带走”都是组合轴成分；从聚合轴看，“赖冠霖”可以是其他明星，“妈妈”可以换成“爸爸”等其他家庭成员，“看看”可以换成“抱抱”等其他行为，“被医生带着”也可以替换成“被警察带走”等。这则粉丝幻想叙述表明该粉丝缺失亲情，将偶像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渴望和孩子亲密接触；并且这种情感缺失已经引发了病态心理，但这个叙述者是清醒和理智的，她在嘲弄粉丝对偶像的病态情感。

（二）缝合创伤和对抗逆境

幻想是人类与困难协商的一种方式，经常在创伤情境中出现。幻想发挥的作用类似于医生使用的“缝合术”。（陶东风，2009，p.155）在遭遇创伤和身处逆境时，粉丝会借助对偶像的幻想渡过难关。

图4是王俊凯粉丝创作的文本。粉丝描述自己被困境、压力、痛苦“踢打”时，王俊凯出现，拥抱自己，给自己带来了光亮。在这幅图中，“偶像的拥抱”对应的聚合轴成分可以是“偶像的微笑”“偶像摸摸头”等，其隐喻意义是偶像的鼓励和安慰；“光亮”对应的聚合轴成分可以是“星星”“鲜花”等，其隐喻意义是“逆境正在过去”。这段幻想的再叙述形象地说明了偶像具有缝合创伤和对抗逆境的作用。



图4 王俊凯的一名粉丝在新浪微博上发的图

又如下面这一段“#追星的真正原因#”话题下的微博：

#追星的真正原因#当然有啊，陪着他长大，看着他越来越好，心里就像抹了蜜一样甜呢。“生活很苦，而他是唯一的一点甜。”我不开心的时候，我煎熬过的那些时间，我把东西都写下来就像是和他对话那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没关系，在我这里，他就是一直陪伴着我的那个，他是我的树洞，他是我的单向垃圾桶。我所有的糟糕情绪都曾诉说给他，很多时候都是他在支撑着我。追星不仅是快乐不快乐的事，而是整个人生都仿佛找到了一个信念，一个信仰。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甚至称之为疯狂，哈哈哈哈哈，不理解也没事，但请尊重每个人的喜欢，那是极其珍重的东西。（粉丝“萌中有小干”，新浪微博，2020-05-14）

在这段叙述中，粉丝回忆日子过得煎熬时偶像倾听自己的糟糕情绪，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对于这位粉丝来说，偶像是生活里的甜，是树洞和情绪垃圾桶，从聚合轴上看，偶像还可以是生活中的阳光，是记录自己糟糕情绪的日记本等——偶像的隐喻意义是对抗人生逆境的力量。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在失去了爱情和亲情、生活困窘时，也选择了追星。身材臃肿的松子，不打扮不打扫，拒绝与人交流，整日躺在堆满垃圾的房间里吃零食，看着电视里的明星小男生傻笑，幻想着偶像会给自己回信。总之，幻想常常在禁忌和创伤周围发挥缝合作用。（陶东风，2009，p. 157）

粉丝与偶像间的关系是一种准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大众传媒使观众产生与表演者面对面接触的幻觉, 这种看似面对面接触的关系就是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使观众拥有一个可以产生幻想的框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准社会关系是正常社会关系的补充, 这种关系可以调剂生活。正是因为缺少某种东西, 或者说缺少某种意义, 人们才需要符号。粉丝通过幻想, 将明星纳入自己的幻想叙述: 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亲情和爱情, 通过追星获得情感的补偿; 感觉现实生活很苦, 从偶像处寻找“甜”。被孤立的、不擅长社交、性格胆小的人会对准社会关系产生一种补偿性依恋, 当准社会关系替代了自主的社会参与时, 主体就可能完全忽视客观现实, 发展成一种病态。(Horton & Wohl, 1956, pp. 215 - 229) 极端粉丝如“私生粉”, 就完全沉浸在与明星的幻想关系中, 无视客观现实; 这些狂热粉丝或者说越轨者通常自尊心脆弱, 生活乏味单调, 社会关系纽带脆弱。面对人际关系复杂的现实世界时, 粉丝试图通过幻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从偶像身上寻找情感的满足和治愈性力量。

四、余论

大部分粉丝的幻想叙述和再叙述是粉丝自己和粉丝圈的一种自娱自乐。通常, 粉丝们知道自己的幻想是虚构的, 并能将幻想的世界作为一个情感的乌托邦, 从中获得情感的愉悦、慰藉和生存的力量, 以便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前行。但也有粉丝因为无法将幻想区隔于符号世界之内, 而在现实中做出非理性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与偶像保持适度的距离, 或许才是在虚构世界中维持与偶像亲密关系的恰当方式。

引用文献:

- 北冈诚司 (2002). 巴赫金对话与狂欢 (魏炫,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费斯克, 约翰 (2001). 理解大众文化 (宋伟杰, 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邵燕君 (主编) (2018). 破壁书: 网络文化关键词.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施畅 (2019). 地图术: 从幻想文学到故事世界. 文学评论, 2, 48 - 59.
- 索绪尔, 德·费尔迪南 (2007). 普通语言学教程 (英汉对照2) (刘丽,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谭光辉 (2017). 论现实情感与虚构情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4, 181 - 186.
- 陶东风 (主编) (2009). 粉丝文化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乃乔 (主编) (2014). 比较诗学读本 (西方卷).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3)

- 詹金斯, 亨利 (2017). 文本盗猎者: 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郑熙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新军 (2011). 可能世界叙事学.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3a).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3b). 梦: 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04 - 111.
- 赵毅衡 (2014). 论二我差: “自我叙述”的共同特征.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68 - 73.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修订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主编) (2004).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Horton, D. & Wohl, R.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 3, 215 - 229.
- Laplanche, J. & Pontalis, J.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 McAdams, D. (2006). *The Redemptive Self: 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程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理论和传播符号学。

Author:

Cheng Juan,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 theories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E-mail: chengjuan20170901@163.com